

记者 李岩松 郭辰昊 岳致呈 徐宁
张琪 彭彦伟 王昭

石板上的初心

“北海币印制以石板为核心，利用油水相斥原理，先在石板上绘制图案，再用清水润湿石板……”工商银行莱州支行红色金融教育基地讲解员刘泽龙的指尖划过展柜玻璃，目光落在印钞石板上，向参观者讲述着当年印制北海币的流程。

当年，单块石板一次仅能印20张左右，抗战时期一天需反复拓印近千次，在简陋条件下支撑起根据地的货币流通。

1938年，日寇铁蹄踏碎胶东，而在战场背后，法币贬值如废纸，伪币像“毒蛇”般掠夺百姓最后一粒粮食。当年的一个寒夜里，郑耀南等共产党人在掖县（今莱州）找到了刚从青岛返乡的银行家张玉田。

“办银行，咱们得出自己的票子！”郑耀南的话掷地有声。张玉田当场应诺：“速办！”

1938年12月1日，北海银行在掖县城内举行了隆重的开业仪式。早在当年8月，首版北海币已在掖县古城街的同裕堂印刷局悄然试印。

设计师邓振元（又名邓文卿）以火神庙、鼓楼等掖县标志性景观为图案，赋予纸币鲜明的地方印记。张玉田则冒险从青岛运回刻好的模板，金属箱被焊死在船底，经虎头崖港秘密转运至掖县，为北海币的印制筑牢了根基。当年12月，北海银行正式开业后，这批纸币成为蓬黄掖三县通用货币，开启了红色金融在胶东的征程。

“你看这一角券上的火神庙图案，五毛券的鼓楼景致，都是咱掖县的印记。”莱州市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秘书长孙玉光指着展柜里的纸币说，“当时的北海币就已经非常漂亮了，而且群众都叫它顶用的钱，因为它背后是实实在在的物质。”

据中共乳山市委党史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浩介绍，1940年，冯家镇王家庵村的东海印钞厂里，工人们白天帮老乡干农活，晚上在油灯下印钞。工人们还办起识字班教村民念书，老乡们则主动帮着搬运印钞物资，军民拧成一股绳。

“有次日军扫荡，老乡们连夜把印钞机埋进地窖，自己在上面假装晒粮。”王浩说，那些还带着麦香的北海币，成了胶东根据地的硬通货，后来，很多商贩在交易时总会先问一句，“是北海币不？不是北海币不收。”

民心筑起的金融长城

乳山的印钞机在军民携手守护下不停运转，在鲁南的崇山峻岭间，另一段与山洞为伴的金融抗争同样惊心动魄。

平邑县地方镇东南的天宝林场深处，朝阳洞像一枚元宝嵌在半山腰的悬崖峭壁上，距山脚停车点约400米的陡坡几乎无路可



走。这天然石洞两侧山壁聚拢，即便敌机低空掠过也难窥其貌，日军多次扫荡都没能发现。正因其地势险峻、隐蔽性极强，成了北海银行鲁南印钞厂的理想据点。在这里，工人们秘密运作三年多，专印一角、两角、五角的小额纸币，顺着山涧小道送往滕州根据地。

“八十多年前，帮助运送北海币的村民刘德富才15岁。他就是从这里出发，背着印好的角票穿越日军据点，送往滕州等地。”平邑县九间棚景区讲解员指着洞内两层结构介绍，二层是印钞车间和检验室，一层这个小空间，就是当时印钞厂厂长的办公室。“当时刘德富就把钞票藏在割草的篮子底层，过岗哨时故意让羊粪蛋掉出来，鬼子嫌脏，就挥手放行了。”

在沂南县依汶镇大梨峪村，村民林传富还清楚地记得父亲讲的往事，1941年农历大年初五天黑后，一支八路军队伍进驻。“背着长枪，扛着很多箱子，印钞厂就设在林家的宅院里，堂屋当了办公室，5间西屋放印刷机，是车间。”

同样的鱼水情深，也在淄博市临淄区许家村的地下印刷所得以延续。许家村地道里，墙壁上还留着工人刻的记号。当时，村民许占元被日军打断手脚，也始终没吐露印钞厂的位置。

红色使命始终传承

“北海银行能活下来，靠的是老百姓把它当命护着。”中共沂南县委党史研究中心副编审徐庆芳说，当时北海银行不仅发行钞票，而且对当地的工农生产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3年，沂南县布子村的纺织合作社靠北海银行贷款，从3台织布机发展到每家1台，年产布匹1.4万匹，成了鲁中军区的供给基地。“用贷款买棉花，织出的布换北海币，再买粮食支援前线。”

抗日战争胜利后，北海银行还进行了大胆创新。为帮助新获得土地的农民尽快投入耕作，银行创新推出种子贷款，耕牛贷款等实物贷款形式，实行“贷粮还粮、贷物还物”，这一举措极大便利了缺乏生产资料的农民。

1948年，北海银行与华北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并于1948年12月1日开始发行统一的人民币，历史使命圆满完成的北海币逐步退出流通领域。

从扶持纺织合作社助力军需，到创新实物贷款保障农民生产，北海银行的红色金融血脉始终与工农生产、农村经济紧密相连。这份扎根民生的坚守，让纸币不再是冰冷的符号，而成为军民共抗时艰的纽带。当它最终汇入中国人民银行的洪流，那段用信念写就的传奇，早已化作民族金融史上永不褪色的红色印记。

80年前，北海银行的金融战士们在战火中书写了一段传奇，他们用信念和担当，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经济基础。80年后的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顾这段历史，不仅是为了铭记过去的苦难与辉煌，更是为了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前进的力量。

黄土岭战斗：八路军诱敌深入毙敌酋

新华社石家庄8月20日电 立秋时节，记者来到河北省保定市涞源县银坊镇黄土岭村，一座“垂青亭”矗立于村南山顶，亭内石碑上刻有“雁宿崖黄土岭战役胜利纪念碑”几个青色大字。站在山顶向西南望去，黄土岭村口依山势而书的一行大字映入眼帘：“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为利用好革命老区红色资源，涞源县人民政府协调相关部门先后修缮了纪念碑、纪念亭等，并新建了实物展室。”涞源县委党史研究室编辑部主编姚金山研究黄土岭战斗史实多年，谈起当年这里发生的故事，他娓娓道来。

1939年秋，抗日战争如火如荼，侵华日军妄图以大规模“扫荡”扑灭中国人民抗日的熊熊烈焰。作为华北地区的战略要冲，涞源是敌人从张家口蔚县一带进攻晋察冀边区的必经之地。10月下旬，日军动用约2万兵力，

气势汹汹地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扑来。号称“山地战专家”的侵华日军中将阿部规秀，时任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是这次“扫荡”的先锋。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接到涞源情报站情报，阿部规秀派大佐辻村宪吉率领日、伪军1000多人，已由张家口进到涞源，向银坊逼近。杨成武立即报告军情，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与大家商议后，决定采取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在雁宿崖一带布下伏兵。

两天后，敌人果然来了，其先头部队在我军诱击下闯进峡谷，当行进到上下台、雁宿崖一带时，遭到八路军主力猛烈痛击。最终，辻村宪吉等500余名日、伪军被歼灭。

雁宿崖一败激怒了阿部规秀，他率1500余名精锐从涞源城南下，企图以报复性进攻摧毁八路军主力。而在此时，接到情报的八路军早已定下战斗策略，决定诱敌

深入至黄土岭山谷地带，利用有利地形集中歼灭敌人。

11月7日，日军主力顺黄土岭山谷向东行进，并于下午完全进入我军的伏击圈。一声号令，我军伏兵向敌人展开猛攻。日军遭到突袭，阵势大乱。一时间山谷中硝烟滚滚，杀声震天。

战斗激烈进行中，阿部规秀在黄土岭东侧一座独立小院里，用望远镜观察战况，被八路军指挥员敏锐地“捕捉”到，八路军指挥员当即调炮兵上山向目标发起进攻。后来，有日本媒体报道称：“……炮弹突然飞至身旁爆炸，阿部中将右腹部及双腿数处负伤。”

阿部规秀成为抗日战争中在战场上被八路军击毙的侵华日军最高级别将领。日本媒体报道称：“皇军自创始以来，在以往众多的战役、事变中，关于中将级将领的战死尚未曾见有先例。”

“黄土岭一战，八路军击毙日、伪军900

余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沉重打击了日军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斗志。”姚金山说。

时光荏苒，如今的黄土岭村里，游人络绎不绝。游客们登山瞻仰纪念碑，然后到黄土岭战役纪念馆，参观当年战况实物和历史图片。黄土岭村党支部书记陈成说，仅今年夏天，黄土岭村就接待1.5万余名游客参观，“村里设置了公益岗，派专人对红色资源进行清洁保护”。

黄土岭战斗中，陈成的姥爷曾是民兵，负责上前线抢救伤员：“小时候，姥爷经常给我讲当时八路军英勇战斗的场景。有一次他不幸被炸伤了腿，落了残疾。”如今，48岁的陈成是村里的义务讲解员，向游客们讲述当年的战斗故事。陈成说：“我们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成长，一定要把红色资源保护好、运用好，在传承伟大抗战精神和红色基因中不断奋进。”